

十一月的此刻

Now in November

〔美〕约瑟芬·约翰逊——著

郭乙超——译

十一月的此刻

Now in November

〔美〕约瑟芬·约翰逊——著

郭乙瑶——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一月的此刻 / (美) 约瑟芬·约翰逊著; 郭乙瑶

译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

书名原文: Now in November

ISBN 978-7-5086-8249-5

I. ①十… II. ①约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2384 号

Now in November

by Josephine Johnson

Copyright © Josephine Johnson, 1934, 1962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十一月的此刻

作 者: [美] 约瑟芬·约翰逊

译 者: 郭乙瑶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 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6-9497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249-5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第一部 序曲，春天 001

第二部 漫长的旱季 113

第三部 岁末 219

附 录 245

第一部

序曲，春天

1

十一月的此刻，是时候回顾一下我们一整年的际遇了。这个秋天，对我们的生活来说，既像是结束，也像开始，曾因为太过靠近、太过熟稔而让我们茫然使我们迷惑的一切，现在已经变得清晰而陌生。这一年真的好漫长，感觉比前十年所有的日子叠加在一起都缓慢，都意味深长。有那么多个夜晚，我感觉我们已然山穷水尽，可当那一刻真的到来，由于置身其中，一切又变得支离破碎迷雾重重，我甚至都没能察觉那一刻的的确确到来过。

现在，我可以用一种告别前尘往事的态度来回望那些日子了，那些比任何时刻都更加真切、更加有意义的日子。但是，世上的一切都不会彻底地结束，一切的过往都不可能永远地抛却。

那些年的日子由于岁岁相似而变得模糊不清，而记忆，有时像细筛，有时似流沙，不过我却能真真切切地记起我们到来的那一天，以及到来之后的那几个月。真真切切。就在那个三月，我们生活的根，重又扎在了那片土地上，之后的日子就像是它奇异的枝枝蔓蔓。

那一天，小山光秃秃的，落满冬日的败叶，但是果园看起来却孕育着生机一片。树木好像被红色汁液浸染得斑斑驳驳，紧致的树皮似乎已无法包裹住呼之欲出的新叶将带来的勃勃生气。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，内战之后就一直属于霍德玛恩家族。不过我们到来时已经多年无人居住，当然，期间也有些佃农偶尔停留暂住过。土地虽然粗砺多石，但能给人希望。远处岩石的突出部分已经风化，颜色银白，像一颗颗裸露在风霜中的石牙，那里有我们的牧场，羊儿将在那里长得膘肥体壮。山坡上栽满了高高的果树，母亲第一天看到这一切时马上兴奋地联想到了需要收割的庄稼，需要到陡坡上采摘的苹果，不过，当时她只是淡淡地说，会有好收成的，看那些果树，虽然栽种了多年，却依然挺拔强健。“就算结了果子，也不会赚多少钱的，”我记得父亲这样说道，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这片地也抵押了。”

没有人搭腔，大车沿着车辙继续吱吱咯咯地行进。茉儿和我仰头看天上的松鸦，看着它们蓝色的翅膀拍打着树枝，听着它们尖锐的叫声在林间回响。榆树的枝条上挂满花蕾，棕色的枝干向天空张开了怀抱。牧场荒凉又美丽，胡桃木下淡紫色的树荫是那么整洁纯净。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，那么突兀，那么让人无迹可寻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，冰雪消融时洋溢着春天的气息，可是，又有丝丝的恐惧悄悄袭来——抵押，而父亲就一直沉浸在酸涩的愠怒和对未来的恐惧当中。母亲静静地坐在那里。父亲之前并没有告诉她抵押的事儿，而且，她一直以为，至少土地是不会被抵押的，土地是一切都失去之后全家最后的避难所。可是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她明白，这是一片充满不确定和变数的土地，不过，她身上固有的某种东西让她静静地接受了这一切——这种东西我那个时候不懂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懂。那是一种平和，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平和。信念，我猜也许这就是信念吧。她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，但她从不犹疑，也不觉得凄苦。她就在那里，信念从未动摇，或者说表面上看

是这样，而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，知道这些就足够了。就在那个时刻，我们可以忘记父亲的话带来的犹疑和不安。那一年我几十岁，我十四岁，对我们来说，似乎某种更伟大的冒险已然开始。但是，父亲的目光却一直定定地落在年久失修的牲口棚上。

他，阿诺德·霍德玛恩，虽然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童年，却称不上地道的农民，而现在，他又回到了这片祖辈曾耕种过的土地。土地还是那片土地。他却没有农民该有的那种对自然的顺从——他不明白，如果时令未到，不管你是爱是恨，即便祈望得到一粒豆子，也是枉然。他十六岁就离开这片土地，在布恩的伐木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他像一棵橡树或是栲树那样艰难地成长，虽然缓慢，但远比一个季节就蹿高两英尺的白杨更有价值。但是现在，这棵大树已被伐倒，只剩下树根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是多么诡异的经历——安稳平和地工作了那么多年，突然在几个月之内，一切归零，不再被社会需要，自己的价值不再得到承认，这是一种多么虚无而幽暗的感觉。多年来一点一滴努力的累积，突然之间灰飞烟灭，这一切让他也不再敢

相信这片土地。

大车后面拖着我们的床。汽车和大部分家具都卖掉了。之前的生活被抛在了身后，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。过去的生活只有一部分还伴随着我们，那就是我们曾读过的书和对知识的记忆。三代人的藏书是无法被真正卖掉的，因为人类一切艰难的跋涉都已然被记载在书中。我们离开了那个邪恶的、混乱的、喧嚣的世界，来到了这片土地，虽然这里的生活依然会艰难，依然会给这个男人带来挫败感，但至少，也将会带给他回报。而这，是原来的世界无法给予的。

房子非常老旧，甚至不是用圆木，而是用木板搭建的，简陋得就像牲口棚。屋外的门廊上爬满了某种长着喇叭形叶子的植物和红色的野葡萄藤。秋天时，野葡萄黑油油的，布满井边，有一棵葡萄藤还不知被谁刻意地架在了水泵的上方。父亲在光秃秃的葡萄藤里发现了一个画眉鸟废弃的窝。他把它取了下来，这样茉儿就不会误认为这是鸟儿在春天里新筑的巢，就不会痴痴地等待那些永远都不会造访的鸟儿。茉儿在废弃的鸟窝里装满了圆石头，放在壁炉的上面，也许她以为炉火的热度会

孵化出石鸟来吧——她的想法我无从知晓。她的脑子里总是装满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有时她甚至显得比大她五岁的凯琳还要成熟。

第一个春天的一切都很新鲜，它在我的记忆里被切割成了两部分。有一个部分是像灰色的迷雾一样的焦虑和恐惧——父亲好像就站在这雾中。这雾并不总是清晰可见，但一直在那儿，这迷雾里还混杂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爱，这片每时每刻都会以一千种方式向我们展现它的美丽和多变的土地。记得我们到来的第二天就迎来了暴风雪，强劲的西北风从山坡上吹下来，摇晃着窗户，好像要把窗框都撕碎，拳头大的雪花敲打着窗玻璃。我们以为它是要警示我们，这里冬天会很寒冷。可奇怪的是，暴风雪过后，虽然地面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，大风猛烈地摇动着山核桃树和橡树，但天气却不那么寒冷。茉儿和我走到了林子里的一个石台上，那里的岩石倾斜而出，山上的流水在这里形成了小小的瀑布。我们看见了冰面下的气泡，溪水冲刷出的黑色的泥土印在冰面下蜿蜒曲折，像一只只快速游动的狡黠的蝌蚪。瀑布下面的蜷蛄浅滩上生长着

蕨类植物，碧绿光鲜。阳光灼热，我俩走着走着就解开大衣的扣子，摘了帽子。回想起来，之后发生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情，都像那个开始一样——在冷风和暖阳之间，不断变换又保持平衡，说不上是好还是坏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切都胜过了原来那个世界。即便在那时，我们也能感受到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冒险但又和谐友爱的世界，就因为它的变动不居，才让人感觉更加真实可信。它也将不受人类的干扰，以它自己的方式一直存在下去。

2

记得我们搬到这里的第一个三月，天气寒冷，春耕开始得晚一些。刚搬来的前几年的某些时刻我至今无法忘怀：那些说过的话、那些度过的日子、那些目睹的事情，都那么刻骨铭心。生活平静如水，但平淡之中总有些事情会永远地铭刻在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其实，第一个春天与后来的那些春天几乎没什么不同，但那个春天却是那么意义非凡。

凯琳总是抱怨天气太过阴冷，家里不够暖和，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，封斋节结束前的某一天，我们因为害怕压坏了矢车菊而小心翼翼地躺在绿意新染的草地上，感受着丝丝缕缕钻进鼻孔的早春气息。那天，小山笼罩在灰白的烟绿色氤氲中，而周遭植物的各种色彩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——野生酸苹果树的红色枝条隐没在

淡紫色的树荫里，苹果树的树皮泛着鲜红和金黄。我们走到牲口棚边，就是那个房梁倾斜、灰木瓦苫顶的破败牲口棚，老旧低矮得就好像是土地上隆起的小土包。我们在牲口棚朝南的墙边吃了午餐。牲口棚的墙被春日的阳光晒得暖暖的，旁边的树都像被水洗过一样的蓝，这时连凯琳也不像以往那么挑剔怪异了。父亲有太多的活儿要干，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。养家糊口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稍有怠惰，积攒下的农活就会让他在梦里也不得安生，在梦里也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。母亲那天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，她在等父亲一起吃，也许他们也希望独处一会儿，希望能够躲开孩子们的目光，不必担心他们的谈话中又有哪一句会被哪个孩子揪住不放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样独处的机会哪怕就只有一顿饭的光景也好啊。

我们坐在小山上，看着一只知更鸟穿过林间，掠过篱桩，看着田地尽头小溪的流淌，看着沿溪生长的枫树向水面伸展着枝条。野生酸苹果树的枝桠上落着一只伯劳鸟，凯琳说这种鸟是残忍的生物，因为他们会把田鼠和鸟儿钉在刺槐的尖刺上，让它们的爪子僵直地支开。

其实，我并不觉得它们有什么残忍——自然法则而已。我倒觉得凯琳和这种鸟有些相似呢，只是，我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来而已。

“爸爸的生日就要到了，”茉儿说道，“他就要五十七岁了。我觉得我们该办个派对——还该准备礼物。”她慢慢地站起身，由于刚刚吃过午餐，小小的身子在暖暖的阳光里显得有些懒懒的，摇摇晃晃的。但她站在我们面前，圆圆的脸蛋上写满庄重。

“你有钱吗？”凯琳问道。“我倒是有点钱，不过你没有。我已经买了把小刀，准备送给他。”

我看着凯琳，微微有些嫉妒——“你哪儿来的钱？”我问道。我根本就不记得有人要过生日了，也没有想到还要送什么礼物，这让我有些气恼。

“是我的钱，玛格丽特。我赚的！”凯琳嚷道，“我都知道你觉得我是偷的或是借的！”她站起身，定定地俯视着我。她又长又瘦的脸面色晦暗，我想她乐意让我怀疑她——她就是喜欢这种感觉，鬼鬼祟祟的感觉。我在地上挖了个小洞，埋了一粒蒲公英的种子，我感到有些尴尬，又有些怕她。“我就是好奇，”我说道，“因为

大家都没有钱。”

凯琳像鹤一样挺直了身体。每当激动或是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，她的眼睛都会一眨一眨的。“你原本就该闭上你的嘴。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！”她惯常垂着的眼睑忽然睁得大大的。她简直就是个“常有理”。

茉儿拍了拍胖胖的小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她都会又焦虑、又不安，比看见蛇或是鬼都害怕。“我们该回去了，”她说道，“不然就来不及洗碗了。”

凯琳看起来很生气，她有些挑衅地说道，“那又怎么样？谁会在意？我现在就是不想回去！”她瘦削的双手不停地撕扯着嫩枝。

“凯琳，”我像个自负的傻瓜似的说道，“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得到的。”

“那你早干嘛了？”凯琳嘲讽道。

我无话可说。我不敢再探究小刀的事了。一切都无法改变了，那个下午也好像突然变得冷飕飕的……茉儿已经向山下跑去了。她总是惦记母亲一个人会太过辛苦，也总是会第一个跑去帮忙。即便是小的时候，她的心里也一定有一种东西，引导着她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